

談談退熱劑的應用

俞文教

醫師尋常所用退熱的方法，大都以發汗藥品為最普通。中醫就分辛溫和辛涼的兩大部門，辛能發散，溫能祛寒，涼能清熱，凡是感冒而致發生高熱，經過大汗以後，都能夠降低熱度，因為這種理由是人體的體溫由汗腺而放散的緣故，但是根本未除，仍舊可能復發的。我們中醫曉得這種病的所以然，因此如治傷風，在發汗劑中加入祛風寒的藥品。治溫熱病，在發汗劑中加入清涼的藥品，使它汗出熱也退，根本的病源也除掉了。

但是我們診治疾病，應當分病的久新淺深，如若看到發熱而用同一方劑發汗，每每不能十分體貼。所以麻黃、桂枝、柴胡、葛根、豆豉、荊芥、防風、薄荷、木賊草、浮萍、櫻柳、葱白、羌活等品，雖然同屬於發汗品的一類，應用上面，各有各的界限，如果不詳細辨明症狀，隨便使用，他的功效勿見得，反而能夠起了其他的變化。

再進一層說，症候雖然診斷確實，但是還要看病人的體質如何，察他有無宿疾或兼症，當用不可用的時候，如果輕易用了也容易發生流弊的。有些病應當使他大汗的，小汗的，微微汗出的，這種學理，相當深奧，暫不說他，但是我們中醫對於應用發汗劑的斟酌嚴密周到，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其次來談談應用通便藥也可以降低病人的高熱，因為傷寒溫症，他的病灶，多在腸胃，去掉胃腸的積滯，好像掃除敵人的巢穴一樣，我們必須得到可用通便藥的證據，更應當有通便後熱退的把握，如果應當用下劑而不用，不當用下劑而用了，他的錯誤，結果是一樣的。所以治傷寒溫症，有用通便劑而好的，有用通大便藥以後而更加病情險惡的，這是用藥的時期不妥當，也就是診斷不確實。談到不大便的原因是很多的，或因內熱太重，或因津液枯燥，或因挾食，或因蟲病，其調治藥，宜苦寒或宜油質，宜消導或宜增液，宜殺蟲或宜軟堅藥品，絕對不能以胃腸病三字了之，也不可以拿一二種成藥應付千變萬化的病情，如果表證未除，裏證又很急，發汗通便的藥品都要應用的。如張仲景的大柴胡湯（柴胡、半夏、黃芩、芍藥、大黃、生薑、枳實、大棗。），劉河間的防風通聖散（防風、川芎、當歸、芍藥、大黃、薄荷、麻黃、連翹、芒硝、石膏、黃芩、桔梗、滑石、生甘草、荊芥、白朮、梔子、生薑。）等都好應用，由此推廣。如五積散（和劑局方，蒼朮、桔梗、麻黃、枳實、陳

皮、厚朴、乾薑、半夏、茯苓、甘草、白芷、當歸、白芍、川芎、肉桂。）的發表溫裏的藥性，可以醫身發熱無汗，項背拘急，胸滿惡食，嘔吐腹痛。三黃石膏湯（陶華傷寒全生集方，石膏、黃芩、黃連、黃柏、麻黃、淡豆豉、梔子、葱白、地漿水煎。）的發表清裏的藥性，可以醫傷寒溫毒，身熱面赤，煩躁大渴，譫狂鼻衄，都是內外同治的方法，這種出入變化的技術，誠為祖國固有醫藥的獨特優點。

再次來談談清解的方法，就是用清涼的藥品來退熱的方法。我們通常所知道的如銀花、連翹、蘆根、茅根、地骨皮等等都是，但是發熱的原因很多，治法也非一樣。譬如證現發熱惡寒，自汗口渴，目痛鼻乾，心煩躁亂，寤寐不寧，多屬胃熱，應用石膏、知母、滑石以清之。又如皮膚蒸熱，頭重脹痛，自汗肢倦，煩渴多言，多屬暑熱，宜佩蘭、青蒿、瓜蒂等藥以清之。又如惡寒發熱，頭面紅腫，目不能開，咽喉不利，口渴舌糙，多屬濕毒之熱，應用大青、板藍、元參、赤芍、丹皮、射干等藥以清之。諸如此類，不勝細舉，如若碰到醫治濕溫證，更加麻煩了，因為病灶蟠踞中焦，氤氳膠結，蒙閉清陽，阻塞水道，昏亂神經，化生痰濁，所以見證多身熱頭脹，身重肢痠，胸悶作惡，口乾澀短，甚至神昏耳聾，目合懶言，絕對不是以清解藥品所能了事的，必定要合用宣透、芳香、豁痰、舒鬱、淡滲、苦燥等法，一齊着力，始能有用，成藥中有甘露消毒丹（清葉天士實驗方），取芩石之涼，薤仁之辛，薄荷之輕揚，藿香之芳馨，菖蒲之開竅，川貝之化痰，射干之清咽，木通之導水，連翹茵陳之排除濕熱，結合多種力量集中一起，可以明知其概，此亦中醫獨擅之技術了，說到清解的應用，他的目標，當然是在退熱，但是應用的條件，必定要外無可汗的表證，內無可下的裏證，這樣用了清解的藥品，纔有效驗，否則，雖然暫時能壓制熱勢，終不徹底，即使認清無表裏證，又要認清發熱的所在部份而後用藥，否則，也如隔靴搔癢，無濟於事，那末清解的方法，看似平常，應用適當，倒是很難的，還有另外一個道理，凡是清解的藥物都屬寒涼之品，最易敗胃，所以用不得當，流弊很多的。名貴如西洋參，普通如白菊花泡茶多飲，常常能使食呆便溏的毛病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其他清涼藥品，亦可想見了。

如果醫治虛熱，應當分陽虛陰虛，用藥宜甘溫補陽或甘涼填陰，倒是容易。茲再談談滋陰。

降火，引火歸原兩個方法。凡陰虛則生內熱，熱因陰虛而生的，證屬不足，必定用滋補真陰的藥，熱始能退，其理甚是顯明。六味地黃丸（錢乙方）用地黃、萸肉、山藥、茯苓、丹皮、澤瀉，治憔悴羸弱，腰痛足疲，自汗盜汗，發熱咳嗽，目眩耳鳴，虛火牙痛，皆由肝腎損傷，精血枯竭，乃補陰之正鵠。沈金鰲大造丸治虛損勞傷，咳嗽潮熱，用河車、龜板、黃柏、杜仲、牛膝、天冬、人參、地黃、麥冬等，以培養肺腎之本，使陰充而熱退，乃其遺法也，至於治火以清涼為主，而或取乎溫，平火以鎮靜為主，而或取乎動，凡下寒上熱之症，應用桂附轉奏奇效的，即所謂引火歸原，乃反佐法也。最淺顯的如滋腎丸（李東垣方）用肉桂、知母、黃柏，治腎虛蒸熱，腳膝無力，衝逆氣喘，小便癃閉，取坎卦的道理，以通生化的本源，古人立方意義是非常精深的啊。

發熱的疾病，也有屬於血虛的，血生於心，藏於肝，統於脾，所以常常看到三臟虧損的病，歸脾湯（嚴用和撰濟生方）治發熱盜汗，健忘怔忡，體倦食少。人參養榮湯（和濟局方）治發熱寢汗，驚悸健忘，食少無味，身倦肌瘦，色枯氣短。前者用人參、白朮、茯苓、棗仁、龍眼、黃芪、當歸、遠志、木香、甘草。後者用人參、白朮、黃芪、甘草、陳皮、桂心、當歸、地黃、五味子、茯苓、遠志、白芍，合心脾肝三臟兼補，可用明藥之法，此症多由思慮操勞過度所致。其熱多在午後子前，或者稍有勞碌，身即發熱，脈呈細弱而數，與陽虛證自是不同。薛立齋曾經說過，凡氣血兩虛而變現諸症，莫可名狀，勿論其病，勿論其脈，但與補養，諸症悉退，這種說法，似乎過火，但是虛熱非補不退，究竟是可靠的。以多種補養的方藥，能够退莫可名狀的虛熱，亦為臨床事實，退熱的方法。除前面說過的以外，在虛熱症候，不妨再詳細談談，所謂虛熱的名稱，是相對實熱而講的，實熱者，可汗以散之，下以逐之，清以解之，屬於虛的，那末就該靠補的方法以平之了。內經上說：「實者瀉之，虛者補之。」「補其不足，損其有餘。」確為千古不朽之論，但虛有陰陽之分，故治有甘溫、甘涼之異，其施用的標準：如六脈空大，微熱自汗，熱在子午之分，交陰即止，惡風怯寒、神色虛萎，頭不脹痛，飲食無味，乃陽虛而元氣衰微，即宜甘溫補養，倘誤予發汗則汗漏不止，誤予清涼則呃逆頻作，誤予滋陰則泄瀉隨之，李東垣補中益氣湯之用黃芪、人參、白朮、甘草、陳皮、當歸、升麻、柴胡、薑、棗，以治煩勞內傷身熱的病，其一例也。如脈細弦數，舌絳光，身熱盜汗，手掌灼熱，口乾咳嗽，即宜甘涼之劑，吳鞠通溫病條辨的益胃湯之用沙參、麥冬、生

地、玉竹、冰糖，清燥湯之用麥冬、知母、生地、元參、人中黃，以及五汁飲之用梨汁、藕汁、麥冬汁、荸薺汁、鮮蘆根汁等，此其例也。這種疾病除少數先天性外，多由色慾過度，營養不足後天人事釀成，尤在大病之後，或因日久而元虛，或因過服寒劑而傷陽，或因過服辛熱而津枯，皆能遭此，故病久病後而見發熱，虛熱為多，多屬很難治的病，凡久病久瀉肺病肝病等，最後都起潮熱，悉由體弱而來的，我們看病最難辨別的地方，就是在傷寒溫病的末期，因為傷寒溫病，本有熱證，有餘邪未盡而熱自稽留的，有邪已清徹而因虛變熱的，有正虛邪戀而相因發熱的，如若不診斷確實，在前者補反增疾，在中者清亦為害，在後者徒治無功，余見此症很多，病家輒以虛損為慮，醫家每以清理為尚，那裏曉得用藥不得當，他的錯誤都是一樣。

以上所談，假定為止，那末退熱的方法，已有很多，中間包括：辛溫發表，辛涼解肌，調和營衛，和解少陽，宣泄陽明，瀉熱滌腸，清暑透邪，清胃除熱，清骨退蒸，溫經解表，清瘟敗毒，涼肝清血，滋陰降火，引火歸原，補脾養營，清化濕熱，疎表蕩寒，甘溫除熱，甘涼退熱等等，每一方法，各有一證狀，是則發熱之症，錯綜繁複，已可概見，倘若以一二種之退熱藥，應付十倍以上的發熱症，絕對不能收十全之功，亦可明瞭，而況退熱之法，猶未盡此。

所謂未盡的，如有內濕，僅胸脘滿悶，漫短便薄，若受外濕，則使微熱昏倦，一身痠疼，治宜麻黃加朮湯，是為除濕疎表法。又熱邪與瘀血內結，亦能使發熱不解，入夜尤甚，譫語如見鬼狀，治宜小柴胡湯加桃仁、丹麥、赤芍，是為逐瘀清熱法，其在小兒傷食，腸胃不健，輒見腹脹膨滿，形容瘦削，肌膚潮熱，釀成疳積，有賴磨運和中，藥如白朮、茯苓、蘆薈、山楂、胡黃連、使君子等，是為磨積退熱法，及其病久，氣血兩傷，肌膚灼熱，性情躁急，傳為疳癆，有賴生津清養，藥如石斛、洋參、花粉、玉竹、麥冬、鱉甲等，是為疳癆退熱法，此外因有內癰而發熱的，因喉症而發熱的，因各種傳染病而發熱的，五花八門，難以盡述。

發熱是一種常見的症候，我們每多忽略它，那裏知道其中的變化有這許多，所用治療的方法，又是這樣的廣泛，所以我做這一篇敘述，是要喚起大家注意，切勿以為發了點熱，沒有關係，那就錯了。要知人體發熱的毛病，是一種警報及自然療能的病理表現，如果發現了應當速速到醫生處去診治，而我們醫生也切不可以為點點發熱沒熱關係，草草診斷，隨便處方，必須提高警惕，慎重診察，務使病原無遁情，當機立斷，速求病人早復健康，願與諸同志共勉之。